

編後語

不知不覺，本刊已出至第12期，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整整兩歲了。兩年來，本刊得到世界各地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誠支持。據前十期的統計顯示，本刊作者約40%在中國大陸，60%在海外。海外作者分佈很廣，香港(約20%)、美國、歐洲及澳洲(約共35%)作者居多，台灣作者較少(約5%)。這表明，本刊在發刊詞提出的「成為同時面對全球各地讀者和作者，同時屬於各種不同專業、不同意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刊物」這一宗旨，大體得到落實，但本刊與台灣學者的聯繫則還有待加強。

本期「百年中國」編者按中介紹了塞奇與張學繼的兩篇文章。而「人文天地」四篇文章均與魯迅研究有關。正如孫隆基所比喻的，魯迅研究已被意識形態和政治需要固化為巨大僵硬的巖層，必須用重型推土機來清理這一領域。孫隆基着力於論敍魯迅的世紀末心態及其淵源，如今，在二十世紀之末讀來，確實可以引發許多思考。林毓生細緻剖析了魯迅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特質及其與西方觀念的不同，認為這是魯迅內心巨大衝突和痛苦的根源之一。王潤華則評論了大陸魯迅研究的禁區和走向開放的現象。王曉明寫了當年創造社對魯迅的「圍剿」。

本刊已發表過多篇百年來中西文明碰撞交匯所引起的中國政治、社會、思想變遷的論文了。本期，吳甲豐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角度——士大夫、特別是晚清像康有為這樣有改革意識的士大夫，是如何看待西洋繪畫的，引發不少深沉的感慨。如何探討中華文明之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的某種聯繫？劉東以生動灑脫的筆觸，將中國飲酒文化的實與虛、精神體驗及文學作品信手拈來，熔於一爐。作者相信，人類生活從來都不是像在各派專家眼界中那樣支離破碎的。

「人際關係」在中國的重要，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但相應的理論研究則很稀少。金耀基指出儒家倫理具有「要把個人發展成為關係本位」的理論傾向，這種主動建構關係網絡是中國文化獨特的現象，並給出社會學闡釋。這篇文章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關係學」的發達及其與傳統的關係，提供了啟發性思路。